

# 新雛展翅輕別離

盞 滔

那是民國卅三年的春天，我就讀於南洋模範中學高三，轉眼就要畢業了。上海處在敵偽的魔掌之下，人們在沉鬱中望着重慶燈塔上希望的光芒。我寄居在叔父母的家裡，上有祖父在堂，家況很拮据，讀南模的學費都是叔父勉力籌措出來的。叔父不准我過問家庭的經濟情形，但是我可以體會出一個大概來。

父母親從重慶來信，希望我能到重慶去升學。「大後方」，「自由區」，這是一個多麼令人神往，令人陶醉的名詞！叔父母無條件的鼓勵我，祖父默然不發表意見。身為長子長孫的我，明白已在七十餘高齡祖父心目中的地位，但羽翅漸成，急於看看這錦繡山河，自私地作着我自己的打算。我到學校裡找到教務主任趙型先生，說明爲着要

趕到重慶投考學校，最好早些離滬，不知校方可否通融。得到的是一個不假思索的回答：「你要到內地去，我們當然義不容辭。但希望你家長來學校說一聲。如果可能的話，希望你能參加第二次月考後離校。」就這樣決定了一切，叔父開始替我尋覓同行的旅伴，父母親在重慶替我安排旅程的照應。

第二次月考在五月初結束，剛在完畢的一天，接到叔父託人帶來的便條（因當時我寄宿校內），說已洽就一位汪先生與我同行，叫我立刻回家。我就即刻捲起鋪蓋，辭別同學，回到家裡。

叔父告訴我：汪先生準備五月五日啓程，取道天津。當時去重慶有三條路可通，一條從天津轉老河口，一條從杭州轉屯溪，一條從溫州轉入內地。父親在上列三個地點

都托有熟人聯絡。

回家的當天晚上，有同學來探聽消息，聽說我還有一二天擔擱，就堅持要送行，固辭不獲，就祇得答允。歡送會在學校教室裡舉行，我生平第一次遇到這種場合，可說手足無措，除開感激之情外，昏昏沉沉不知時間是怎麼過去的。但是今天回想起來，那天晚上教室裏濟濟一堂，教室外窗口露出黑壓壓一片看熱鬧的人們。同學問我在重慶的通信處，我把父母的通信處寫在黑板上。當時上海完全在敵人控制之中，是什麼使我們如此狂妄，如此毫無戒心，包括飽經世故處事審慎的我的叔父在內？我到今天仍無法解釋。由此可以約略領會到武力的功用有其限度；同時也可以想像，勝利初期若干莠吏的所作所爲，給淪陷區人民一個什麼樣的打擊！

不巧，報上登載了開封戰事的消息，汪先生來說他對於北部的地理並不太熟悉，爲安全計，擬稍作觀望。不久，長沙之戰又起，我成行的希望愈趨渺茫。等待復等待，

叔父勸我準備考聖約翰，又說我人消瘦了。直到六月底，汪先生通知說他決定改道杭州入安徽屯溪，因他是安徽人，即使路上發生什麼問題，也容易想辦法些。二個月的期待，沒有白費，我面臨了人生新的一頁。

親朋少不了許多勉勵，許多餞別。十九歲的我，僅是無知而木然的走上運命的安排，那裡負得起這許多溫情的重載？叔父在我的記念冊上寫道：「誠以爲學，自能精益求精，切於實用；誠以伴己，自能心氣和平，無躁急暴戾之弊；誠以處事，自能公正廉明，不爲私慾私意所蒙蔽。大學有云：正心誠意修身，而誠字尤爲修持工夫之首要。」

我又能體會幾許。動身的日子愈來愈近，祖父的態度也愈來愈沉默。有幾次半夜夢醒，似乎聽到祖父床上發出飲泣的聲音。老年人無助時的失望與悲哀，在年輕一代的眼中，除了同情外似乎產生不了別的意義，是一個多麼殘酷的事實！

七月二日晚是臨別的一個晚上

，叔母替我把行裝整理好，因爲預防途中的艱難，祇是一隻皮箱，中間除了日常衣物外，有蚊帳、藥包、針線包之類。叔父從手上拿下他用了近十年的手錶，備我途中應用。約定的火車班次是三日晨七時從上海北站開出的，所以隔夜預先雇就了黃包車。三日清晨四時許，我就驚醒了，從手腕上的夜光錶上看着時間慢慢的過去，也聽到祖父在床上輾轉反測的聲音。五時許，我躡手躡腳的爬起來走出室外，天際還掛着閃閃的星星。叔父母也已起來，吃了早點，提起行裝，就上車赴車站。我想祖父是醒着的，但他睡在床上沒有起來。我知道他醒着，但是我沒有去辭別，心裡欺騙自己說：「祖父還沒有醒」。就這樣，我離開了一個最愛的人，永遠地。

黃包車拉到車站，我湊合了同行三人，在人潮中跨上火車。轆轤聲中，我望着前面不可即的驛站，但滯留在砂面的，却是寶貴的童年與少年的記憶，肩上背着的，正是無可報償的切切溫情。

## 本刊徵稿簡約

一、本刊以聯絡各地同學感情，發揮人情世事之理解、充實個人修養，舉凡學術性社會性文藝性之稿件及有關母校、校史、掌故、母校生活之回憶各地校友動態、人物素描、生活素描、工作經驗、讀書心得等均所歡迎。

二、內容務求意義正確、文白字數不拘。

三、來稿有刪改權。

四、來稿刊載與否，除預先聲明者外概不退還。

五、來稿請寄臺北郵政信箱第五六六號本刊。